

B12 大公園

由交通卡說到旅遊卡

姚榮銓 姚姚



上海紀念豐子愷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出了一套兩枚交通卡。一枚「此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所題子愷丁亥，作於抗日勝利之後的一九四七年。正好也逢豬年，畫題則出自蘇東坡的《赤壁賦》裏「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但子愷漫畫的不是賦赤壁的古人蘇軾，而是兩位山水賞瀑布的現代騎士。

另一枚「仰之彌高」是作於一九六三年，豐先生已經當上新中國上海中國書院院長，蓋帶領幾位畫師到浙江雪竇山千丈岩采風寫生，未知被入畫的五位男女中有否先生自己？題畫四言衆所周知出於《論語》。出卡方匠心獨具，其一此幅背景同樣是瀑布，豈不十分有趣，但同中有異，此幅瀑布口水霧翻騰，尤其壯觀！其二用豐子愷創作出來的「仰之彌高」畫意來紀念豐夫子誕生一百二十周年，自然而然地誘發聯想，耐人尋味。

那一天幫我們搶來交通卡的上海交通卡收藏協會的兩位朋友，順便帶來名曰「上海都市旅遊卡」，是他們創意的一個「海派書畫系列」吧。其精心挑選了謝稚柳夫人陳佩秋力作佳品來製成旅遊卡，一幅花鳥畫《秋深圖》，還有一幅山水國畫《茂林古寺》，都是工筆重彩，兩卡背面也是出於她手筆的系列題詞，外延更廣叫做「上海文化」。記得陳女史畢業於由林風眠掌門的國立藝專，師從黃君璧、黃賓虹、潘天壽等知名教授，畢業後受聘到上海博物館工作，與謝稚老結成伉儷則夫唱婦隨，她對於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研究大有長進。對其介紹中頭銜頗多，還是人民網書畫研究院顧問。這個旅遊卡是限量發行的，只發兩千六百套，每套加上唯一編號。硬卡開頁的背面，如魯迅當年北新版之書尾有他的版權印鑒那般，竟有篆體朱文「上海陳佩秋公益基金會」之「授權監製」。並頭右端還有其基金會之「二維碼」可以查驗哩。由此可见，上海對於保護智慧財產權是何等的「鄭重其事」！

據悉，在上海這個國際大都市所新興起來的都市旅遊卡，乃是公共交通卡「旗下產品」。上海是內地最早提出「文化是旅遊資源，旅遊促進文化消費」這一個文旅融合新概念的城市。曾得到原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先生肯定和點讚。那麼，文化含金量高的、又能拉動和便利文化消費的都市旅遊卡，首先在上海開花結果也就一點不稀奇的了。

林鄭月娥走馬上任不久，就住上海訪問與時任市委書記韓正會面商談，共同宣導並積極推進了滬港全方位合作。筆者以為，香港旅遊不能如民間歇後語「老壽星唱曲子——老調」，老調重彈「購物天堂」的老曲兒吧，目睹唐英年先生主持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開鑿了，耳聞北寶南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也在推進中了，那麼，對於上海的文旅融合新模式以及都市旅遊卡大開發，不也可「拿來」可「參考」可「全方位合作」一番嗎？

南北方過年各不同

鍾林芝



如果說在科技日益進步的今天，南北方的生活差異早已被最小化了，那麼大約就只有在逢年過節的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南北方人在地方風俗上的差異依舊是多方面的。甚至，有些差異還不能靠一兩句話就能消除。

比如剛剛過去的小年這個話題，北方小年日期是陰曆十二月二十三，而南方比北方晚一天。這樣一來，南北方的同學們發短信互相恭賀時就容易陷入迷茫。當然啦，要過年了，誠心誠意的祝福語怎麼說都行，禮多人不怪嘛。不過從學術的角度出發，大家還是要探究一下「為什麼南方的小年比北方小年要晚一天」這個嚴肅的話題。

說起來，我也是在大學時期，因在北方求學，由此困惑才特意去研究了解了一番，所幸的是，終於還是找到了能夠滿足大家好奇心的答案。

話說，早在宋朝時期，就有臘月二十四過小年的記載，但那個時候小年是不分兩天的。所以臘月二十四的小年習俗歷史是更悠久的。那麼什麼時候發生了變化呢？這就要到清朝了。清朝的皇帝從雍正年間開始，每年臘月二十三在坤寧宮祀神，也就是向天地神明稟報一下工作情況。為了節省開支，建立和諧社會，皇帝順便把灶王爺也拜了。以後王族、貝勒隨之效仿，於臘月二十三祭灶。既然王親貴族們都要在這一拜神，在階級化明顯且祭祀習俗繁瑣的古代，當時的差役下人之類自然就得在王親貴族祭拜的當日幹活兒，而他們自家的祭灶事宜也就理所當然地只能推後一天再拜。

自此，便開始有了官民在不同日子過小年的區別。

後來，再到了民國，民間形成了「官三、民四」的說法，就是科級以上幹部二十三日祭灶，一般群眾推遲到二十四。祭灶的時候要擺三副碗筷，為什麼？灶王爺有個大老婆，另外又搞腐敗包了個二奶。後來，據說是因為社會進步了，人人平等了，大家也就都聽了皇帝，沾沾「貴氣」，改在臘月二十三這一天祭灶了。

至於如今南北方仍有這樣的差異化存在，我想，大概是由於過去的皇城是北京，所以北方密切聯繫領導，受到的影響比較大。而離皇城稍遠的南方則仍然保持了和民群眾一致的小年習慣吧。事實究竟是否如此，我想也無甚重要了，若是說得不對，也權當是逗大家一樂，祝大家新春快樂吧。



聖誕假過後是新學期，如果是學生，又到了寫計劃定目標的時候。一年下來要讀多少本書，成績要考到哪個水平，鋼琴要彈到哪一級，游泳要游到每分鐘多少米，等等。我們曾經都如此定目標，年復一年，目標很難達到。達不到也要定，無論是宏偉的還是卑微的，一旦定出來，總是美好的願望。

所謂百年樹人、千年規劃、萬年大計，就是避免日子過得不知所向，予人有盼頭，有追求和奮發向上的動力。不知從哪一年開始，我們的計劃不再用紙和筆寫出來了，只在心裏想一想。再後來，就淡了，忘了，中斷了，連想也不想。我也如是，直到很久以後的某一天，我問學生時代的女兒們：

「今年給自己做計劃了嗎？學習目標怎麼樣？有沒有什麼新的追求？」大女兒定定神，睜大眼，不直接回答，反倒問起我來：「媽媽，你和爸爸現在還給自己定目標嗎？」頓時我啞口了。女兒的目光是真誠的，不藏刁難，雖有疑惑卻又不願流露，可我還是一陣無言。我平時和女兒們說話，不是這樣笨嘴笨舌，雖不像她們那樣伶俐，卻也不至於尷尬，不會問而無答。那次我措手不及，答不上來了。答不上來，是不是因為自己無所事事，虛度光陰呢？不是；是不是目標太多說不過來呢？也不是。我忘了是怎樣搪塞她的。

年歲愈大，愈不在乎目標，我們不再理會家長的苦口婆心，不再受師長循循善誘的約束，不再問太多的問題，不再對自己要求這樣要求那樣。但是我們並非庸庸碌碌，並非不敬畏上帝，我們知道，無論計劃多麼偉大，只有實現了

才觸動人心。我不是那種要好好幹一番事業的人，一輩子怕這怕那，特別怕驚天動地。年輕時怕被罵出風頭，學會了低調進步；入職時怕不能勝任工作，學會了認真做事；有孩子以後，怕他們被負面現象左右，學會了避惡就善，行正事。看來怕這怕那也不是不好，它促使我們適應環境，不斷完善，顧全大局，為他人着想，不自以為是。現在好了，什麼都不怕，沒有了緊迫感。

沒有緊迫感也很好，人生在線，總有這樣那樣的事情要面對。坦然面對人生的每一個階段，有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把握當下，按部就班，做該做的，事情是幹出來的。做好了一件事，也不以為就是成功，但每做好一件事情，總讓人感到愉快。

人生在線，也總有好多機會，可預期的就努力抓住，不患得患失，成功與否都正常。成功了，跨過一個坎兒，上

一個台階，增添自信，感恩上帝；不成功也心安理得，努力了，享受了過程，不影響現狀，時間沒有白費，為下一次積攢了經驗，快快樂樂，也上了一個台階。

已過了自定目標的歲月，不再被提醒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不定目標了，我們可以憑興趣做事，烹一道菜，讀一本書；靈感來了寫一篇文章，自我陶醉也很幸福；或完成一次旅行，或自我學習提高提高，或力所能及地幫人做一件小事，或找朋友電話聊天兒，隨便說，八卦一下也無妨。林林總總，一些不經意的嘗試，也可能帶出意外的收穫；

不再自定目標了，世界風雲我們測不了，經濟走勢我們管不了，唯一可以主宰的，是維穩自己的生活和心情。藉着新春到來之際，視願認識的和不認識的讀者們，心情好，身體好，過得好！

鄧芬論藝

劉季



鄧芬(中)與趙少昂、楊善深(右)合照 作者供圖

南海曇殊居士鄧芬，二十世紀廣東畫壇代表人物之一。詩書畫俱佳，所繪仕女人物，花鳥蟲魚，山水走獸，豐神卓越，無與倫比，往往能生面獨開，別樹一格。

由於他讀書多，能文章，巧詞令，所與遊者皆文人名士，官宦顯貴，藝壇宗匠，遍及華中華北及廣東省，每到一處，朋儕輒相邀約，必傾樽暢飲，論盡上下古今，論人評藝，娓娓不倦，所言亦見精辟獨到，令人傾折。

一九二三年鄧芬與盟友於廣州創立癸亥合作畫社，專研中國古法，後發展為國畫研究會，假廣州六榕寺人月堂每會一星期，各以心法所得，公諸同道，經歷多年發展，迄今似無人不知有國粹可存之心矣。

一九三三年，鄧芬時為廣州市市立美術學校國畫系主任教授，向學生傳授其帶有濃烈明代畫風的中國仕女畫技法。鄧芬雖注重師承及筆墨傳統，然而並不主張單靠臨摹，認為研習中國人物畫，一定要能掌握人體結構，最後更為國畫系學生爭取與西畫系學生同樣有人體寫生課。

鄧芬博聞強記，朝夕閱覽參考典籍，深入探究歷代國畫流派，將畫學理論作系統地分析說明，親筆紀錄，並經常在報章及藝術刊物發表。

鄧芬對於國畫有其精闢的妙論，他說：「中國畫法常有代表方式，如人字像鳥，字像像帆，參掌模為松針，疊字為竹葉，分人寸馬，都字為之，何簡駭如是也。倉頡製字，差半象形，象形之字，與畫奚別，故字與畫相通。蓋中國畫為詩意之畫，重氣韻，無拘束，易生動。」

畫法六字訣

文字所以表達語言，永記聲音之美。言為心聲。聲成又謂之音，聲既為文字以傳，能保千萬年後，使異代之人聞其聲矣。繪圖可以呈現顏色，故六法所謂應物象形，隨類傳彩，其技能巧，氣韻生動。異代思慕景仰，如見其人也。氣韻首重在骨法用筆，故先工用筆，輪廓勾勒自有起伏婉轉，舒卷隱露，造形肖妙，能象徵表現，使孺子見圖識物，師過半矣，傳彩其次也。



還有幾天就是中國傳統的己亥豬年，香港市面上開始充滿與豬有關的節日裝飾，將東方之珠點綴得更加輝煌璀璨。不過，踏入豬年的第一天，港人就要面臨「無豬食」的局面，皆因在過去兩個月非洲豬瘟在內地肆虐，多個省市的豬場先後中招，為了減低豬瘟疫情對港人健康的影響，食物及衛生局聯同生豬屠宰業界決定從二月五日（年初一）至二月七日（年初三）暫停屠宰豬隻，以便全面對屠房進行

用筆筆制，形質與油粉炭彩不同極多，下筆形成四法。書法入畫，鈎點皴擦烘染，六字名之，昔人六法者，不以紙筆接觸為證書畫法，實列舉六般過程，以概論畫之因果而已。絕非導以行筆紙面，造形草稿之時經驗效果如何程序也。故定六字法，代謝赫六語廣義，作學習之訣，亦取六數，符其不易之稱。

南齊謝赫學畫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傳模移寫，四曰應物象形，五曰隨類傳彩，六曰經營位置，此六法學者必具備，然後可謂成就。

氣韻生動獨無標準的，蓋工拙繁簡，用筆不同，有以鋒芒之筆靈敏銳利者，有以枯澀之筆見奇譎嶮者，各用各法，氣韻別致，學者最難分辨，或時妙手偶得，成爲一日之間，一幅之中，創意之作，改日刻意摹仿，不能萬一者，此可謂無絲毫把握之作，妙手偶得，亦不算一回事也。

余意學畫學者，先須明瞭用筆，能用筆則無往而不利也，故就淺易簡明處，所得六字為學畫定律。此畫法六字訣計為：鈎、點、皴、擦、烘、染。點有豎的，橫的，圓的及橄欖的，瓜仁的象形，故畫花，畫葉，畫細草都謂之點也。點者先從第一點連續點成，定點以筆鋒為標準中心，四面對點作車輪狀便是正面，菊花花瓣面積小而花瓣多至千百計者，集中一帶，瓣之端必細小，所佔位置始易分配。如蓮花子瓣雖三五瓣爲一組，但其佔於梗上，亦不過三五分不過一寸許。無帶的花佔上梗端，喇叭形花單瓣者多鱗疊，雙瓣者必分組。

鈎勒最見骨法，角形的輪廓如畫樹的枝幹，長草蘆葦，又易於見氣韻

，支配用奇偶數交搭之。皴，用筆要見筆路，專利其鋒直皴。擦，用筆肚橫抹，不得見筆路，擦者為寫凹處，寫陰影也。往往寫山石除輪廓外，加皴不擦則有之，擦而不皴則甚少。緣不擦可以烘染暴露光陰，擦而不皴則凹凸處蕪糊，不能透露山石骨格，只好作泥堆看矣。皴之法對於寫石及老樹幹為最注意者也。烘者以墨彩濡染象形，烘雲托月是也。原鈎點皴擦四端已足描摹物象。烘染亦俱能增物象之呈現，易曉，故並上四端，不同用筆技巧，以符六數，使與所謂畫中六法同稱未嘗不可也。

其實四端，能事已盡，烘染非用筆法，而是用墨法也。姑且列入，符合六數，亦不致為識者笑，故曰畫法六字訣。烘染技巧，無甚多必要之處。

讀書人與美術家

中國人非讀書不能成畫家，倘日本人寫中畫又不知如何是好了。書畫是合成抑分成，斷無三種皆能，然後可稱畫家，書家不能詩畫，是否能稱爲書法家乎。文學家要懂散駢古文、詞章聯語全科，書家須懂篆隸真草、榜書札書全科，單門能之，不過小家而已，畫家對山水人物、鳥獸、花蟲魚甲等，皆要精通，一知半解，或梅蘭菊竹之術，就算專門能之，亦不能謂之大家也。外國人畫家甚少文人，不必文人，然後能畫，生而有美術感性與七情與生俱來。

畫藝之研究方法

由是觀之，則吾人之致力於畫，必有真正研究方法，（藝術者必先從美妙處取材，固作驚人筆，甚屬無謂）故六法中首重氣韻，氣韻者在用

筆有法，有骨法者所謂中鋒、藏鋒、回鋒等呈生出來，表現其起伏長卷，其直屈伸，方圓動靜，來去動止，皆筆畫表出之者，昔人說可學而知，是則生知乎。

如是者不過未有方式授人而已，不知毛筆作用，須講求自然得之。氣韻生動不過為品題之評價，因不能列入研究的方式，從教育上之觀點而言之，必以按部就班為不二法門。吾人雖具愛美之天性，有作畫之動機，無法則難以循序漸進，則雖極意塗抹，終失乎形象，無異枉費心力，故授業解惑必有師焉。

學者揣摩前人筆墨運用之經驗，含英咀華無不事半功倍。中國人參考畫極多，有傳統美感性，以日本學中國畫往往不如者，其遺傳審美感性不同也，故日本人參以西洋方法，折衷成了，號為東洋畫者。因此余以為學畫之道，由學以至於成功，後由成功而有所開發，更進而啓迪後進，學必有循其序之定理，如環之循而不斷，首自模仿因襲，融合個性，遂致演變，能別開生面，成立方式。啓迪模仿，此為循之序也。又如吾人行路，步履不絕如縷，右左左右前進里程。回溯來時道路，在不知不覺間隨步換形，落在暮煙黃塵中矣，可學問乃與時俱進也。

紹承歷史而未稽考歷史，能開展新路以窮極，發前人所未知而啓藝術真義。蓋吾人之探源研藝，如不接受傳紹之法則，則如在黑暗中摸索，雖能找出九曲十三灣之出路，實恐已焦頭爛額矣。而藝術只求承法，不求兼進又如陷於停頓之止境，藝術之價值無乃太渺乎。今人設新舊派門戶之意見紛歧，實忽於審度藝術之真義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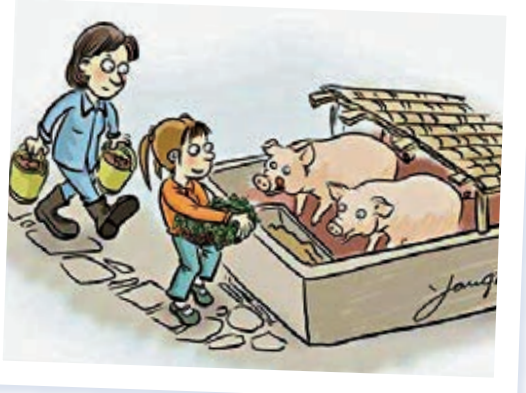
養豬業豬年話興衰

過來人

徹底清洗和消毒。提起豬，令筆者回憶起香港的養豬業。對於九十年代之後出生的港人而言，絕對不會聯想到養豬業曾經是香港的農業支柱之一，因為今天新界已經城市化，昔日的農地豬舍都變成高樓大廈，養豬業碩果僅存，加上政府對養豬業的環保管制日益嚴格，更將經營者趕上絕路。目前，本港九成半以上的生豬都靠內地供應，而為了集中屠宰，港英政府於九十年代在上水設立了大型屠房，取代屹立長沙灣多年的屠房，從那時開始，生豬就必須再運入市區再屠宰，道路和鐵路上也再也不會見到運豬列車和貨車

行駛，對廣大市民來說，無疑大大降低了臭味和豬叫的滋擾。

其實，在五十年代，在新界有不少簡陋的豬場，經營者皆個體戶，他們利用新界尚未發展的山頭和農地，用木料搭建起簡陋的豬舍，養豬數目因地制宜，地方大的，會飼養過百頭，面積小的，飼養數頭也有，而基於當年港英政府對環保管制並不嚴格，因此清洗豬欄和豬隻排泄物都隨意排放到河道，日積月累之下，豬場一帶就會臭氣熏天，也成爲新界的一種獨特氣息。



▲養豬業在六十年代曾是香港農業支柱之一 作者供圖

以前的豬隻吃的是什麼？答案只有兩個字——豬糞，這些飼料不光光是豬糞每天從不同渠道收集得來的廚餘，也有從製餅廠、麵包廠收集回來的過期產品和副產品。